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十四回 袁世凱

列車逐漸南進，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，號稱華北第一大商埠的天津，漸漸地可以望見了。先是只見一個很模糊的輪廓，後來那幾座比較高大的建築物也見到了，於是車上的人，自太后以下，都知道是天津快要到了！這時候，方才所下的那一陣細雨也已停止了，天空呈著一片可愛的藍色，太陽彷彿一面金鑼似的高掛在空中，射出溫和而美麗的光來，似乎老天也有意湊太后的趣，知道伊將在天津接受一次盛大的歡迎禮，所以特地把雨止住了，放出明媚的陽光來，以點綴這一次希逢的勝會，使它格外的值得令人紀念。就像作者自己，對於那時候所經歷的一番情形，差不多可以說至今還是「宛然在目」，隨時隨地都會回想到它。天津車站原是一處極熱鬧的地方，雖然其時已宣佈了戒嚴，無疑的，已不再有半個閒人在行動了；可是我們的御用列車，還是不屑輕易駛進那樣混雜喧鬧的尋常地帶中去，於是在距離車站約半公里左右的所在，便臨時在軌道旁築起了一座月台。

——一座全用水門汀所築就的月台。在那個時候，中國建築物中很少有利用水門汀的，因此大家都把它看得很貴重。——因為其他各座月台，都曾給一般平民所踐踏過的，以太后之尊，豈肯履此賤地，那末讓它去罷！這也不行！太后萬一要下車的話，沒有月台，誰肯把腦袋伸過去給伊吹？在這樣情形之下，這座御用月台便在短短的幾天工夫之內築就了。它所發生的兩層效用是：

(一)和天津車站隔離，(二)使太后的玉趾不致沾到尋常人所踐踏過的泥土。不用說，想出這一個計劃來的人，必然是一個很聰明的腳色！讀者諸君，你們試猜，這個聰明的腳色是誰呢？提起這個人的大名，我想不會再有不知道他的人罷？原來此人非別，乃是將在中國歷史上永遠占到很重要的一頁的項城袁世凱先生！其時，他正當著直隸省的總督。他在太后沒有從北京啟程南下之前，已早就決定了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接駕典禮，和另行建造一座新月台的大計劃了。

這座月台的長度很長，雖不能停靠整列的御用列車，但也足敷數十輛車之用了。它的上面，搭著一座用蘆席所蓋就的竹篷，篷上滿掛著無數的龍旗，和其他的旗幟，不有五色繽紛的彩條，青翠的松柏，以及各色各樣的宮燈，點綴得著實美麗動人。地上當然是遍鋪著金子一般的黃沙。而在中央的一方土地上，另外又鋪著一張杏黃色的毛毯，這就是準備給太后下車後駐足之所。不過他們雖然是這樣的設計著，但太后到了天津，是否真的願意下車，卻沒有人敢斷定；就像袁世凱這樣權傾中外的大臣，也不敢說「太后非在這裡下車不可」。

月台是新建的，地下有黃沙，頂上有燈彩輝煌的蘆篷，這樣子自然是非常的華貴了！我們老遠就從車窗年探頭出去張望，大家都覺得十二分的悅目，不禁爭著要觀看；其時我們的列車卻已漸漸地在準備地停下來了。其時我們的司機夫正用著全副的精神在從事，因為他已得了慶善的命令，必須要使太后的那輛車恰好靠在月台的中央，那末待太后一下車去，便可踐在那一張杏黃色的毛毯上了。

這一日，天津以及天津附近各處的重要官員，不論文武，全是很早就到這裡來候駕了，每個人都依著自己的品級，盡其所有的用心裝紮起來；因此，待我們到時，他們已列就了很長很長的一行了。滿眼只見紅紅綠綠的顏色，耀得人眸子也幾乎睜不開了。他們一見駕到，就鴉雀無聲地在月台的向外的邊線上端然跪著了。比這些人跪得前一些，獨自孤零零地俯伏著的，便是袁世凱他自己！

列車很慢很慢的在他們面前滾過，終於是完全停止了。我往常是極愛瞧熱鬧的，但看了這些泥雕木塑一般的官員，心上便不免有些不自在起來。尤其是他們各人的神氣，好說是沒有一個不可厭的：頭低過了前胸，眼睛注視著地上，似乎連氣也不敢喘的樣子，教人一見，就不會相信這是一種出乎真誠的行為。不過他們的服裝總不失為是很美麗的一堆。其中有大部分人的圍帽上，都裝著孔雀毛所做的翎子；孔雀毛原是很好看的，它的本身就有一種光彩，再加其時的陽光正盛，從蘆篷外面透射過來，照得所有的孔雀毛，齊像變了金葉子一樣，幾乎要使我懷疑：這些人物，也許便是中國古代各種舊小說中，和其他各處張掛著的故事畫上所畫的人物，重複重生過來，特地來向我們的太后慇懃致敬。

雖然這樣踵事增華的佈置，已在太后的面前，很齊整地展露開來了，可是太后的心上是否已經認為滿意，卻還在不可知之數。伊對於這些官吏此次前來接駕的真意，我想必然是十二分明瞭的。因為伊也知道天津這一帶的官吏，決不會比別處的特別好；他們一般也是花了錢，或利用了其他的關係，——如親屬關係，裙帶關係等等而弄到這引起美缺的。他們既無學問，又無才幹，於國於民，真是兩無所利。但他們倒有一副極善逢迎的腦子，所以他們也把給太后接駕的這一件事，看做是一種保全飯碗，鞏固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；有些更懷著要借這一個機會，取到幾許意外的利益的奢望。總之，在他們一群中間，簡直沒有一個是誠心為著要向太后請安而來的！他們都抱著很濃的自私心，隱隱有所企圖，便是袁世凱本人，也不能例外！

我一見了袁世凱，便禁不住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，使我自己的腦神經，立刻停頓在一片沉思默索的狀態中，盡自呆怔怔地看著他。——這個腳色，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。在那時候，他一般也是恭而敬之的跪在天津月台上，迎接太后；誰想到他將來會有這麼一番的作為？老實說，他自己也絕對沒有夢見呢！我一面象端詳一頭久已聞名，而從未見面的怪物一樣地注視著他；一面在回想過去的種種事件，就是怎樣能使他成名的種種事件？

如其嚴格徹查起來，甲午年的那一次中日戰爭，就是使中國大吃敗仗，以致把整個的高麗，拱手讓給日本的那一次奇恥大辱，袁世凱的確也可以直接的被列為罪魁之一。事實是這樣的：他原是一個性格極暴躁的腳色，尤其是歡喜賣弄他的權威，他恨不能在一揮手之間，就把許多不滿意的人，一齊處斬。不幸的很，朝廷偏不曾瞭解他這種性格，當高麗國內發生緊急的變故的時候，中日雙方，各顯露著劍拔弩張的狀態，但朝廷方面，還想勞務消弭戰爭；因此，就派袁世凱上高麗去斡旋，意思是要希望他做一個圓活的外交家，運用一些靈巧的手腕，和日本人交涉，把各種困難問題，暫謀妥協。這中間，當然也包括著中國暫時無意作戰的暗示。不料袁世凱到了高麗之後，一味意私心雜念用事，反把日本方面大大得罪了一番；恰值其時的日本人，正和一頭才出山的乳虎無異，極想找一個機會，試試他們自己的武力，這樣便立即發出了最後通牒，正式向中國開戰，於是中國的國恥史，也在同時起，揭露開來了！更可笑的是這個事變的結果，雖是如此惡劣，但袁世凱本人，卻顛倒成了名。

除掉了這件事情之外，袁世凱還有一樁生平得意傑作，同樣可算是他的成名作。這件事情對於整個的中國，實無多大的關係但和滿清政府所發生的關係，卻委實不校若是有人把它搬上舞台去的話；必不失為一出可歌，可泣，可歎，可恨的悲劇。要敘述這件事情，必先詳論袁世凱的為人。他平時的舉動，總是極倨傲的，高視闊步，旁若無人。因陋就簡這樣，往往會使人誤認他是一個很鯁直的大臣；可憐的光緒就為了不能真正的認識他的緣故，竟在戊戌政變的那一次上，吃了他的大虧，以致於被陷為一個政治犯式的虛名皇帝。袁世凱本人，對於這件事情，也並不隱諱，大有津津樂道之概，所以外邊的人，不久便知道了個中的真相。原來在皇太后把政權歸還給光緒，退居頤和園之後，光緒便痛下決心，打算用全力來推行他的新政。

因為外急於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見，便特地把袁世凱從別的職務上調回來，教他率領一支軍馬，用護駕的名義，去屯紮在頤和園的四週，意思是要他禁阻太后出園，使伊不致再無中生有的前來阻撓親政的推行，而這只是暫時性質，依光緒的打算，只要待新政推行得見了相當的功效，便立即把軍馬撤回來。豈知袁世凱這個富於陰謀的腳色，竟立刻就變了心，他本人對於光緒或皇太后，原沒有什麼好惡；光緒如果另外派人去監視太后，甚至去殺害太后，他也斷不肯行什麼阻諫，或發生什麼憐憫的感覺。他只是為自己打算。所以在光緒把這個密諭知照他的時候，他的腦神經已在為自己的利害而活動了。他覺得如果他真的照著光緒的話去做，自己雖然也無不相當的好處，但這種好處，必然是很有很限的；於是他就反過來想，要如他不聽光緒的話，反把這個密諭去報告皇太后，那就有不同的結果發生了！他既把自己的利害作為中心，當然他就實行了第二個策略，竟借著光緒教他圍園的命令之便，悄悄

地走去謁見太后。他假裝著極忠誠的態度，說自己是奉了光緒的密諭，要來行刺太后，但撫心自問，實覺不忍，所以不惜違背了光緒的旨意，反來告密。他的話雖然是那樣的空洞，而且是一些沒有實據，但太后竟完全信任了他。於是在當天的晚上，便由他率領了帶來的軍隊，簇擁著太后，用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直入光緒的寢宮。太后這時正在盛怒之處，也不顧什麼體統，竟教人把光緒從床上拖了起來，連話都不問一句，立即強迫他簽就了讓還政權給太后的詔書。這一次生死關頭的鬥爭的結果，皇太后便依舊大權在握，恢復了往日的威風；而光緒可就大大的倒霉了！

從此，太后發誓也不肯饒恕他，無論他說什麼話，一概置之不理；當然，光緒對於袁世凱這一次的倒戈相向，自必銜之刺骨，飲恨無窮，可惜他終於不曾報得這個仇！當他隨著太后給這列黃色列車載著上天津去的時候，袁世凱所賞賜給他的政治犯的生活，已經過了六七個年頭了。——其實，後來一直到他死，也不曾恢復自由。

現在，我們看啊！這個囚犯式的光緒皇帝，已走過了她的仇人的面前了！他雖然中有一輛車乘坐，但到了車站，既有那麼許多的臣下前來接駕，他怎能一個人躲著不出來呢？他必須鄭重地侍立在太后的後面，接受這些人的參拜。記得往日每逢太后看不見的時候，我和光緒隨便說話時，往往也聽見他說起他自己對於戊戌政變的感想：每次，他總是切齒痛罵這個捏造謊話，構陷他的袁世凱。所以我早就懷著一顆極興奮的心，打算看看他和袁世凱劈面相逢後的神情。

車子完全停止了。太后那一輛車的車門，居然很適當地停在那一方黃色毛毯的前面；太后大概總是因為袁世凱的面子關係，竟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車去，凜凜然不可犯的接受袁世凱和他所率領的那引官吏的參拜。我方才不是已經說過，袁世凱所跪的地位比別人特別出一些，因此，他差不多已在太后的腳下叩頭了。他磕得很恭敬，而且依著習慣，一般也向光緒叩頭，其實，光緒正站在太后的後面，身子挺得很直，另有一種往常所不易見到的威嚴；可是他臉上的血色，已一些看不見了，白得和死人的面龐一樣，嘴唇更是由白而灰，由灰而黑，變得比什麼都可怕。一雙眸子裡，佈滿了血絲一樣的紅筋，彷彿將有火噴出來的神氣。我可說從不曾在任何人的臉上，見過這樣激憤沉痛的表情，要是找一個醫生來試驗他的心臟的搏擊數，必可有驚人的記錄發現。我想假使其時的光緒，還有一絲半毫的實權的話，他必不惜任何犧牲，要把這個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腦袋砍下來了！而這一片才鋪上去的黃沙上面，也將有幾許可貴的鮮血渲染著了。除掉他的氣憤填胸的表情而外，光緒並不曾說什麼話，手足也不曾動過，他對於這個出賣他的自由的奸臣，顯然是十二分的鄙夷：他的過度的冷落的神氣，很明白地告訴人家，雖然他的唯一的仇人——袁世凱，已在他面前跪著，但他只當沒有看見一樣。

袁世凱也未嘗不瞧見光緒臉上的表情，但他已明知這個可憐的腳色，決不能再有什麼舉動，因此絕對不加注意，態度依然極從容，他請過聖安之後，便和太后隨便說了幾句話；同時，用來作為接駕大典中的一幕的樂隊，也開始演奏了，袁世凱所備的樂隊卻不是中國的古樂，乃是一隊很純粹的西樂隊。大概有二十個人，所用的樂器和外國行伍中的銅樂隊一樣，據說：那一個樂隊長乃是由袁世凱花了錢，資送他上德國去專習音樂和作曲的留學生。他的技術，的確很不錯，尤其在那個時候，真可說是中國數一數二的西洋音樂家了。他回國之後，便把他所有的時間，全用在教授袁世凱自己所揀選出來的一班少年軍官們怎樣演奏西樂，想來也已經過去了不少的時候，所以我聽他們奏得已很不差了！

袁世凱因為自己是軍人出身的緣故，所以特地故意的把這一次接駕的種種儀式，使之儘量的軍隊化；除卻這一隊由二十個少年軍官所合組成的樂隊之外，他還調來了大隊的軍馬，一律頂盔貫甲，端端正正地排列在距離月台約百碼左右的所在，向太后遙拜。我真不知道袁世凱要他們來做什麼？若說是給太后檢閱，卻不見正式開操；若說是來保護太后，那也無須如許之多，或者可以說印們的數量盡多，但他們有什麼能耐，可以保護太后呢？若說是為著要向太后行禮致敬，那末他們又嫌站得太遠了，無論他們磕多少頭，太后永遠也不會看見。

在這種盛大而莊嚴的集會上，關於樂隊應奏保種樂曲的一個問題，當然必須先於事前排定的。照東西洋各國的習慣講，達到有這樣類似的禮節，第一套歌曲，必然是該國的國歌。那末就請袁世凱的樂隊奏一支中國的國歌吧！但是抱歉的很！那時候的中華帝國，實在從不曾有人理會過國歌是一件什麼東西咧！因此，當我簇擁著太后從車上走下月台去的時候，那一班銅樂隊竟奏起《馬賽裡斯歌》來。《馬賽裡斯歌》便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歌。別的人雖然不知道，可是我和我的妹妹兩個人，卻早已聽熟了，不禁暗暗好笑起來。不過當場卻不能直截了當的向太后說明，伊知道了，也許就會教人把那二十一名西樂家（連那隊長在內）拖去砍頭的。直到後來隔了好幾天工夫，我才從無意中提起這一件事來，並且向伊建議，湊早教那些閒得無事可為的大臣們制定一支中國國歌，以免再有這種類似的笑話鬧出來。太后聽了，很表贊同；但不久又忘懷了，所以一直到滿清帝國覆亡也不曾有過一支國歌。

太后當時既不曾知道那一班樂隊所弄的玄虛，——用法國的國歌，來歡迎本國的皇太后。——而且還是初次得聆西樂，心上竟覺得非常高興。待他們把那支《馬賽裡斯歌》奏完之後，伊就特地教李蓮英親自了馬，走去把那所有的樂器，一件一件的取過來，讓伊自己去反覆的驗看著。同時還教李蓮英輾轉的去詢問那樂隊長，關於這些樂器的名稱，來源，和用法等等的問題。伊雖然是一個純粹的外行，但伊所發的問題卻都很得當，使那樂隊長不得不一一從詳答覆。

奏樂便是這一次接駕大典中的第一個節目，這個節目過去之後，拉著便是各官員紛紛獻寶。所謂獻寶便是各將自己所備的東西當面呈給太后收用。因為臣下貢獻什麼禮品給皇上或皇太后，乃是一種公開的，而且是必須的報效。不像此刻一般號稱「國民公僕」的官僚們，雖然一樣也要收受賄賂，但往往鬼鬼祟祟的惟恐人家知道；一私一公，比較起來，真不免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歎了。可是就他們做官的本身和利害而論，公開的獻寶實在更比私下的行賄來得創巨痛深，大有「十年搜括，一旦皆空」之苦。因為送的東西一經公開，不但已成眾目昭彰，而且當場就能比較了好醜來，所以官做得小些的往往為著要端正獻給皇上，或皇太后的貢品，而致盡傾十年來宦囊之所積。

所以歸根結底，這種習慣，畢竟也是弊政之一。就像這一次太后坐著火車上奉天去，路過天津，實在只是一樁小事，接駕雖說是一種尊重的意思，似不可少；但太后本身既沒有什麼要慶可賀之事，做臣下的何必又要獻什麼貢品呢？但那天在月台上跪著的四十多門官員，卻個個都拚性捨命的購辦了許多最好的東西，帶來獻給太后，一個也不敢少。

要把東西獻給太后，自然也不能象尋常人家的饋贈一樣的送到了就算數，他們必須依著官銜的高下，逐一由本人把東西捧著，或由他們的親隨代他們捧著，送到太后面前來讓伊驗看過了才教太監們收下。這一次在天津月台上輪到第一個獻東西的自然是袁世凱。他彎著腰，眼睛注視在地上，但神氣還是很倨傲，他先朗聲向太后奏道：「奴才蓄有鸚鵡一對，乃是特地打發人從印度那裡覓取來的，為的是要貢獻給太后賞玩，以見奴才一片孝心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他向一個親隨的揮一的揮手，這個人便立刻捧來了一對毛片分紅綠兩色的鸚鵡來。鸚鵡原是一種很美麗的鳥類，這兩頭雖然不敢確信它們是從印度來的，但似乎的確更美麗些，更特別些；它們並不用籠子裝著，只在腳上各扣著一條絕細的鍍金的短鏈，讓它們並肩栖息在一支式樣很好看的樹枝上。在這樹枝的兩端，各有一個白玉琢就的小杯裝著，本子裡分裝著清水和食糧，以供它們吃喝。皇太后一見這件特殊的禮物，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興；伊還嫌看不清楚，又孝李蓮英去接了過來，捧得約莫離開伊兩三尺遠近，伊這才可以細細地端詳了。其時，我們都不由暗暗在好笑，以為這兩頭鸚鵡只是一種很平常的鳥類，竟值得太后高抬貴眼，如此鄭重的去賞鑒它們，未免過於重視了！不料二三分鐘之後，它們立刻就顯出了它們的特長來，以致於使們每個人都大吃一驚。原是那兩頭中的一頭，突然用極清脆的問調，高叫道：「老佛爺吉祥如意！」

這一叫，竟把所有的人全顛倒了！尤其是它的咬字正確清脆，聽去真象小孩子的說話一般無二，更教人萬分詫異。豈知正當群人竊竊私議，驚訝不止的當兒，那另一頭忽又喊道：「老佛爺平安！」

我想袁世凱為著要使這兩頭小鳥喊出這樣清晰的字句來，必然已花了不少的心血，至少限度，必然已教慣養鳥的人，代他花過了不少的心血了！否則就是會叫，也不能象這樣的恰好在適當的時候叫起來。但是不久就有人告訴我，袁世凱實在只費了半年工

夫，便把這兩頭鸚鵡調教好了。他原想親自帶上北京來進貢的，後來知道太后此次出巡不久將路過天津，他便特地留下，故意要在萬目睽睽之下，顯一顯他的心思的靈巧，以博太后一笑，其實普通的一般慣於養鳥的人，都能夠使它們喊得象這樣的清楚，便是要它們什麼時候喊，什麼時候不喊，也不是怎樣值得令人欽佩的好本領。不過太后聽了，總道是十分難得的，駟上不由透出了得意的微笑來。可是唯有一個，卻絕對值會受這兩頭小鳥的影響，他不定期是直挺挺地站著，臉色灰白得象死人一樣，耳朵裡似乎塞上了什麼東西，全不曾理會那小鳥所喊的是什麼字句——這個人便是光緒！

袁世凱獻過東西之後，別的官員也即依次各把所備的獻上來，端的是百貨雜陳，美不勝收；如其要一一記出來，非得特地備一冊草賬不可。而其中有大部分乃是吃的東西，不過這些東西都是生的，因為數量實在太多了，如果全燒熟的話，便容易腐壞了。

現在讓我把這到站接駕的四十位官員的底細敘一敘：第一位是總督大人，就是袁世凱，他有權可以統轄直隸全省山東，河南各處的軍隊，因為他掌握著這樣強厚的實力，所以無論在名義上，或實際上，他總是站在一個領袖的地位上。以下是撫台，專司一省的民政；再次是藩台（布政使），就是掌理全省財政的人；還有臬台（按察使），他的任務是專司審理一省以內的刑訴事件。這四位雖然很明顯地被指定分掌軍，民，政，法四種不同的政務，但彼此間的權責，卻並沒有怎樣清楚的界限劃定，往往可以互相干涉或互相推諉。不過這些也管不得他們了！總之，在這四十位官員中，他們四位，都好算是最高級的長官了！除掉他們而外，再輪下去，就得讓道台稱尊了。那時候的一個省分，每劃分為幾道，一道有一個主持的長官，便是所謂道台。論他們的官級和地位，都和如今各特別市的市長差不多，但嚴格的講起來，則又完全不同；因為如今的市長往往要直接和人民接觸，那時候的道台，卻絕對的不屑顧問民事，他們認為人民是最卑賤的東西，要如一個做大官的人再去直接和民眾接觸，便是一樁很丟臉的事情，因此把管理民眾的責任，一起都卸在隸屬於他們的州縣官的身上，即使有特別勤於工作的，也只揀幾件比較重要些的事情問問而已。

在直隸一省之內，中外還有七位官級和道台相等的官員，他們的人數雖然也有七人之多，但他們的任務卻是十二分的簡單，一般只是管理鼓鑄銀幣的一件小事，統稱為造制廠總辦。

而且這並不是說因為他們對於鼓鑄銀幣有什麼特殊的研究或經驗，所以請他們來指導或監督的，只是因為他們要做官，他們的父兄或親戚，便教他們隨便來客串一出。

這些官員中還有二個更特別的，一個喚做僧綱司。一個喚做道紀司，他們的地位，也和道台相等，可是他們的任務，卻和外國的主教差不多，他們所管的只是寺院和僧道。如其朝廷或督撫大人要起建什麼盛大的醮台，便由他們出力主持；如其僧道方面有什麼不守清規或禮神不虔的行為，便由他們查明究辦；如其敕建的什麼大寺院有房屋坍塌，佛像剝落的情形，便由他們隨時派匠修理，使不失其原有的莊嚴相；如此，這位大官便可告無罪於國家了！總括的說一句：這些大官簡直個個都是飽食終日，無所事事的浪人；整日夜但知穿著得富麗堂皇的在人民面前裝模作樣；一面坐享大額的俸給，一面還需要拼命的搜括民脂民膏；而且往往自命不凡，驕傲無比，都把所有的政務，悉數責成他們的屬吏，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太后的脾氣原是很歡喜調換新鮮的和特別的口味的，自從袁世凱的一班西樂隊在伊面前初次出現的一剎那起，伊就覺得這些玩意兒怪有趣；再聽他們奏了一曲《馬賽裡斯歌》之後；越發覺得聞所未聞，禁不住有些手舞足蹈起來。因此，伊便絕不客氣的向袁世凱借他們一用，要他們隨駕同赴關外；袁世凱當然是求之不得，立刻就吩咐那二十一位少年軍官收拾好應用的東西，爬上那一系列兵車上去，準備出發。太后知道我對於西洋音樂也還略窺門徑，至少比別人內行些，因此就教我在伊每次想聽他們演奏之前，負責去和那樂隊長接洽，如選擇歌譜，指定某種樂器獨奏等等。那樂隊長自己是一個功夫很深的鋼琴家，不能說得好一口流利的德國話，在那時候，也好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了！